

为孩子们塑造美好心灵

过 传 忠



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已经七十五岁了。我比它大个几岁,是它的老“粉丝”。数十年来,它给我的精神启迪和艺术欣赏始终难以忘怀,内容太多,还是只从剧目这个角度谈谈吧。

几艺是在宋庆龄主席亲自关怀下,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破土而出,待到正式建院,已经迎来了新中国的灿烂阳光。作为最早的面向少年儿童的艺术团体,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良师益友,在无数观众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几艺数十年的成就,最能够从它的剧目中鲜明地反映出来。1949年前,我还是个小学生,就接触过他们演的《表》和《小主人》,留下深刻印象。1949年后,从《小雪花》《小白兔》到反映孩子们自己生活的《友情》《时刻准备着》,都吸引了广大的小观众。尤其是他们编排的一些短剧和曲艺、歌舞节目,如《我们都有一个志愿》《两个小队长》等等,深入到学校演出,甚至辅导小同学们自己排演。我在初一的时候就演过孙毅老师写的《黄大宝变好了》。这些剧目,鲜明生动,形式多样,充满了时代气息,又寓教于乐,使孩子们无形中受到了很充实的教育。到后来《马兰花》的创作演出成功,更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童话剧创作的独特道路。由此可见,几艺从一开始,在剧目的方向和实践上,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工作以后,几艺的戏看得少了,但同时又觉得它逐渐长大了,成熟了。待到退休以后,尤其这十多年,我重新成为它的观众,在与它的密切联系中,越发体会到它在剧目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它的剧目是以现代题材为主的,并始终没有忘记主要服务对象是儿童。它有不少反映革命斗争的题材,但尽量以儿童的生活为主,如《地下少先队》《孩子剧团》。它更多的是讲当代儿童的故事,眼界开阔,取材巧妙,不只局限于家庭与课堂,更不是耳提面命、图解政策。如《那山有片粉色的云》,把上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沟通起来,通过巧妙的情节,在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的背景下,较深入地反映了中国儿童生活的真实面貌,对他们进行了理想与奋斗的切实教育。又如《鼓舞》,故事发生在地震的环境下,主角是一个酷爱击鼓的孩子,通过他与鼓的独特经历,塑造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拼搏的小主人公的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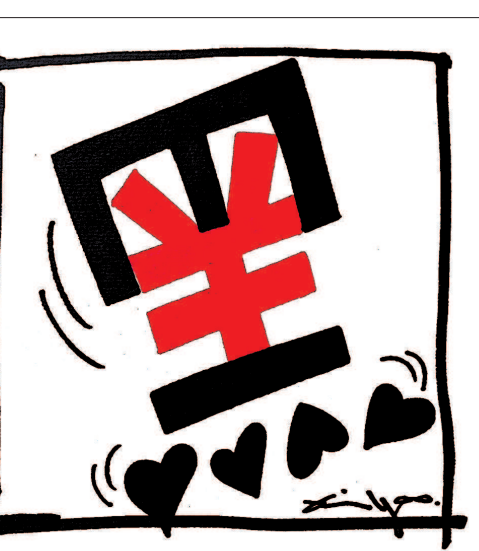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也没有忘记古代题材,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藏中开掘对小观众有益的精神食粮。他们演出过《司马光》《大禹治水》,也演出过由几个片段组合成的《东方小故事》,如《晏子使楚》《三尺巷》等。后者还可以进学校,与教学结合。希望在这方面能把以古诗词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因素更好地融入。

童话、神话是孩子们重要的精神食粮,几艺在这方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。他们成功演出了童话名著《海的女儿》《十二个月》《丑公主》……创作演出了《白马飞飞》这样的新童话剧,在童话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上可谓独具匠心。他们还创造性地把《泰坦尼克号》这样的著名影片改编成童话,把人物改成猫狗这样的动物,这不仅令人耳目一新,也有利于孩子们接受原作的故事和主题,开辟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。他们还改编了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等世界名著,在文化普及上下了功夫。

岁月流转,几艺不忘初心、持之以恒,努力与成绩令人感动。近日他们在复排《宋庆龄和孩子们》,我看了觉得很好,应该把它锤炼成保留剧目,让它和其他一些保留剧目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儿童剧园地永远闪光。

曾留心书法中的牵丝。把牵丝作为一个重要细节而花心力,暗下功夫,精心将其打造出个人风格,窃以为当推清代大书家何绍基。何字的牵丝缠绕之美,乃纯钢化为绕指柔之美。读其行草,曲折有致,如进古典园林,深幽含蓄,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;如摩挲金玉,鬼斧神工雕镂万状。其书朴实如古槐老藤,牵丝如谢家子弟身佩璆珞,点墨莹洁则珠润玉贵。(见“腾若飞雪”帖、“猛虎肉醉”帖、“传道东柯”帖等。)

何书气息安详。越细微之处,运笔越是精致考究到毫发,考究到不敢呼气,如玉工之雕琢。牵丝的处理,缠绕旖旎回环绕梁。无笔不曲,笔笔回锋而起。无笔不藏锋入纸。连小小的“口”字的曲折之笔亦是如此。间或调皮天真,常常显露在小



郑辛遥
赚黑心钱,丧尽天良!

群里群外同一片天

吴莉莉

小区邻里建了微信群,群名先称“某某楼业主之家”。因为小区没有建业委会,这些天来它的作用无可替代,上面的精神与下面声音全靠微信群传递。自全域静态管理以来,进群者陡升到三百多名。群主朱太太将其易名“某某楼联合抗疫必胜”,旨在鼓舞邻里们人心。

群主当得不易,这两天每日清晨六点不到,她已在群里回复邻里的各种提问,有时午夜还在工作。大群的群主难当。公要馄饨婆要面,张三发起团购,一时跟着蜂起;李四询问核酸检测结果,马上带进不少欲知情的;有的在群里晒自家烧的饭菜,有的责怪物业不作为……信息一条接一条,积累多了,待有要事须立即下达时,反被淹没在无谓的信息中,会误大事。群主明智地下禁令,言简意赅:“团购仅发团购群即可,不用大群资源”。朱太太驾驶航船,舵把握得精准,主航道始终畅通无阻。她扑在群里的时间,每天要达十几个小时。

孩子才四岁,我以为她是全职太太,“不,我上班的”。不管谋面的群主,在我眼里是个深明大义的义工。

“大白”是特殊时期的昵称,群里有九位大白志愿者。全副武装的穿戴下(有的还戴着眼镜),让人辨不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,他们是众人可爱、可敬的邻居。维持秩序、搬运政府发放的物资、上门为每家分发抗原自测盒……辛勤义务地工作着,任劳任怨,他们无悔。

雨薇姑娘,诗吟姑娘,仅听芳名就叫我喜欢。这个年龄段年轻人,多为独生子女,也许父母都不舍得让她们沾家务。还有小刘先生,因为长得人高马大,我记住了他。发放大礼包时,他将沉沉的塑料袋放在我家门口,走几步路又折回说:您看看,有没有漏掉午餐肉?重担在肩,责任心在心,小伙子做事细心周到。我们仅知道点滴信息,姑娘中一位有很好的职业,一位是共产党员。

突如其来的疫情大暴发,让市民措手不及,大浪

家长如愿以偿地住到他们医院之后,我就以副家人的身份,在家里主持全面工作。这是一个实职,家里凡事都得经过我这“一把手”。小娃一起床就问,老爸,吃啥?

“冲奶粉,吃面包!”我含着满嘴牙膏泡说。昨天团的面包已经到了。小娃挺兴奋,说终于不用吃老妈做的葱油饼了!大娃拿了两片吐司面包,一声不响地满厨房找啥,没找到,顺手把面包往盘子里一扔说,番茄酱都没啦,吃啥面包啊?还不如吃老妈的葱油饼!

这个一直抱着青春期不松手的大娃,她离家上学一两天我可能会想她,她放假回来一两天我一定会嫌她。这个寒假放得遥遥无期,挺考验我的。家长出门前再三叮嘱,父女俩意见不统一时要学会互相妥协。于是我默默地下厨房,烟熏火燎地煎出几个鸡蛋来,早饭算是打发了。

作为主持工作的副家长,我试图利用这段时间培养娃们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兴趣。于是,午饭前我问娃们想吃啥?小娃说只要别烧蘑菇就行了。大娃表达她的坚持时总是以她随便开始,然后说你别烧干木耳就好了!我顿时明白,家长做饭前从来不跟我们商量的奥妙所在。她的蛮不讲理体现出一种高超的生活智慧。

我在菜篮子的一角翻出一根白萝卜来。萝卜有点软了,顶端嫩黄的叶子却长得很茂盛。当娃们得知我要把这根萝卜变成一道菜时,两个人的立场终于统一了。

“萝卜长苗了就不能吃,有毒,你不知道吗?”小娃威胁说,“我要告诉妈妈,你让我们吃长苗的萝卜!”

大娃纠正说,发了芽就不能吃的是土豆,“老妈之所以让一根萝卜在家里长出了

淘沙中,总有杂音嗡嗡。譬如垃圾没法及时处理、团购物怎么收取、擅自出户如何制约?有人就在群里理直气壮:叫大白来帮,叫大白去送!同志哥耶,大白不是机器人,他们需要休息、理解,更需要尊重。

降临的灾难,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道德水准的考验。昨天连续义务劳动十多小时后,有女大白累倒了。群主向群里男士“征兵”,令才下,天下云集响应,三位先生应征上阵。好啊,这才是绅士的范儿!

居委会无疑是抗疫大战的排头兵。三月里,本小区行政归属被重新划分,改为北外滩街道海宁居委会管理。块长小屠接管工作才几天,就匆匆投入抗疫大

叶子,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不爱吃白萝卜!”

想让我扔掉这根白萝卜我办不到。我坐在阳光下,用水果刀仔细地切萝卜片,凉拌,大不了我自己吃掉。我闻到萝卜清凉辣爽的气味,就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生吃萝卜的情景。进城前,我还是个农民,这份朴素不能丢!

萝卜有点干,切片的时候,接近透明的萝卜片上能看到

清晰的雪花图案。用开水一烫,萝卜片的边微微翘起,絮状的萝卜片中央显出了精致的蕾丝花纹。我每吃一片,都会先欣赏一番。大娃批评我对这根萝卜的安排太短视,我应该把它插进花盆,让它的食用价值转化为观赏价值。她这灵感大约来源于这些天朋友圈的各种种菜。我家里菜够吃,还不至于要自己去种,但是不断有身在外地的亲友要给我们快递这样那样,我都一一婉拒。

其实水果也是有的。在大多数蔬菜开始脱水萎缩的时候,只有水果还扎着台型。那些给水果打蜡的人真是天才,我得感谢他们。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,只有水果不烂,与我们共克时艰。

小娃每天向家长云投诉我的事层出不穷。但是家长很忙,电话常常没讲上几句就挂了。大娃说咱把他干的坏事都记下来,等老妈回来算总账!时间久了,小娃也学会了藏住一些事,不再事事都告诉妈妈。等到家长有空跟我们通话时,我那些“罄竹难书”的事都被娃们浓缩成四个字:“爸爸不乖!”“爸爸怎么不乖了?”家长问。孩子们说:“反正就是不乖!”

结束通话的时候,小娃总会得意地说:“听见没有?妈妈回来要收拾你!”

“你妈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反正快了,她叫你等着吧!”

管老年居民的服务工作,老人有什么难处,事无巨细都要落实到位。“宽慰和安抚”这是初识小屠时我听到最多的词,认识她不过才十几天,除了一身大白装,我还未识她的庐山真面目。

群里群外同一片天,联合抗疫我们会成功。

春天来了,城市处处绿意荡漾。六十多年前,我家住在老城厢的中华路上。那时人行道还没有行道树,即使在春天,也不大容易见到花花草草。

上学时,我和同学经常会哼唱一首歌谣:“小鸟在前面带路,风啊吹向我们。我们像春天一样,来到花园里,来到草地上……”可是,我们的小学是一栋三层的楼房,坐落在外郎家桥街上,校园里没有花园,没有草地,连操场也没在楼顶上。花园和草地,成了我们童年的奢望。

终于有一天,在学校附近,我们发现红花绿叶的地方:那是上学会经过的紫霞路菜场,在拥挤的摊位中,一个卖花人的大花篮。现在回想起来,花篮里放的也只是石竹之类的小花,但那时,仿佛就是我们心中的“花园”。我们看着那些色彩缤纷的花儿,就像一群小鸟找到了栖息的树枝,高兴得叫啊跳啊。卖花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浦东阿奶,很慈祥,笑盈盈地看着我们。

难忘的是一个春雨潇潇的早晨,我们又聚在了篮子前。可那天,篮里装满了碧绿的杨柳枝,沾着密密雨珠的柳叶显现出浓浓的春意。

浦东阿奶没有撑伞,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她的头巾和棉袄上。她不时热情地招呼着,“上海姆妈、宁波阿姨、苏州好婆,今朝是清明节,侬迭个杨柳耶好,买点带转去伐……”上海姆妈、宁波阿姨提了一篮子菜走了过来,又开开心心地买了一束杨柳拿在手上。苏州好婆迈着小步蹒跚而来,嘴里连声说:好咯,好咯,清明是要插杨柳咯……她接过杨柳后,轻轻掰下一小枝插在她的发髻旁。她们不仅是把杨柳带回了家,也是把悄然而至的春色带进了石库门。在客堂,在厢房,在亭子间,那些被插入花瓶或者玻璃瓶中的杨柳,洋溢着春天的气息,让生活中鲜有花草的人们,也看到了春天,感受到了春意。

那天,浦东阿奶见我们几个小姑娘痴痴地看着,抽出几根柳枝递给我们。我们开心地像小乌衔着绿枝飞走了。光阴荏苒,如今我们都已成为古稀老人,但赶上了好时光。如今的城市,到处都有绿地和鲜花,让人感受到盎然生机。

的书法照片,何绍基先生墨迹:“茧楮静摹新获帖,胆瓶闲浸欲开花。”后来在成都杜甫草堂,又见到一对好楹联:“锦水春风公占却,草堂人日我归来。”落款“学使道州何绍基”。在有清一代文化人中,我深敬何公的诗文及其为人。先生所处世之正,北碑雄起风靡之时。清末,有识之士无不痛感而思奋起,于书法上则一扫帖学之柔美,大力倡导北魏碑刻之雄奇瑰丽。绍基先生“静摹新获帖”,我猜测,就是他视为至宝的《张玄墓志(张黑女碑)》。想他临帖,案头瓶水,斜插一枝欲开之花,是那么清丽爽美。

道光五年(1825)春,他在济南广肆购得奚林和尚所藏天下孤本《张玄墓志》,视若拱璧:“无日不在匣中也。船窗行店,寂寞欣

花雨牵丝

赵韩德

撇小点上。重心抬高,涵张黑女碑之意趣,而黑女碑本身就具有高贵雍容之态。结字常见疏朗,意趣横生,体现了为人的旷达偶倜。初看是大处粗犷,小处精致。细细体味,他的结字、用笔,往往不按常规出牌,大到章法小

七夕会

赏,所获甚多。”

题道:“余既性嗜北碑,故摹仿甚勤,而购藏亦富。化篆、分入楷,遂尔无种不妙,无妙不臻。然道厚精古,未有可比肩《黑女》者。”

绍基先生又是位杰出的诗人。咸丰二年(1852)八月,54岁的何公被委以四川学政,11月抵达成都。于是第二年春节的大年初七,浣花溪旁的杜甫草堂来了位贵客。“草堂人日我归来”,回家一样。多么至诚。

吴昌硕称赞何绍基:“螭叟笔势高峻峭,寸荳若撞闾巨钟。”品味评语,想象何公是如何用他的那管寸笔,把沉钟撞响,绕梁余音,牵丝回转,花雨缤纷。传闻孔子学琴,仿佛在琴音里见到了文王;看久了何翁书法,一个威严睿智老人的身影在眼前晃动——就像传记所说,他回腕执笔,写完大字,衣衫汗透。